

作者簡介

蔣鵬翔，男，湖南長沙人，1980年生，文學博士（專業為中國古典文獻學），館員，2011年畢業於復旦大學中國古代文學研究中心，現供職於長沙理工大學圖書館，主要研究方向為版本目錄學。曾在《中國典籍與文化》、《歷史文獻研究》、《圖書館雜誌》、《儒家典籍與思想研究》等刊物上發表論文多篇，主編影印《四書章句集注（清吳志忠刻本）》、《阮刻毛詩注疏（清嘉慶刻本）》等書，主持課題「古籍影印出版的技術探討與前景展望」獲2012年湖南省哲學社會科學基金立項資助。

提 要

清光緒十年，中國駐日公使黎庶昌與其隨員楊守敬在日本東京合作刊成《古逸叢書》。該叢書共收書二十六種，其大部份皆覆刻自當時中國罕見的漢籍。本書的研究主題即《古逸叢書》的編刊過程及其與印本特點之間的聯繫。

底本方面，本書將《古逸叢書》分為校正覆刻與集字成書兩大類，以《爾雅》、《易程傳》與《老子注》為中心，分別探討覆刻型底本的源流演變、從底本到印本的過程中所作校改的意圖以及集字成書的方法得失。刻印方面，作者利用揚州中國雕版印刷博物館所藏版片、浙江圖書館所藏《原本玉篇零卷》試印本及多部《爾雅》印本等實物材料，對《古逸叢書》從刻版到試印到正式刷印的全過程進行了細緻深入的考察。主事者方面，本書權衡了黎、楊二人各自訪求底本之成績，並勾稽了黎庶昌刊刻其他書籍的事蹟。

本書以剖析典型個案的方式，比較真切地還原了《古逸叢書》的編刊過程。在區分底本類型的基礎上，對其中具有代表性的印本及其相關版本加以校勘，辨明了其底本源流及校改內容，使學界得以更準確地理解近代所謂覆刻本的含義。同時，首次將《古逸叢書》的版片與其印本聯繫起來加以研究，為古籍版本研究如何利用版片等實物材料提供了操作性較強的例證。

序 一

李 慶

蔣鵬翔博士來信，說他的博士論文《〈古逸叢書〉編刊考》，臺灣的出版社預定出版，要我寫一篇序。我很高興。他的論文寫得很認真，值得出版。而在當前國內的出版界，這樣的學術著作，要出版大概比較困難。現有可能，故值得慶賀。

該論文研究的對象是《古逸叢書》。

對於漢文典籍的關注和研究，是隨著中國與世界交往的擴大深入，逐步展開的。

漢文著述，在近代以前，是世界上留存最多的歷史文獻。中國古代，隋唐以前的金石、簡帛、寫本，早就流佈域外。此後，發明了印刷術，文化傳播進入了一個新的歷史階段。中國印製的漢文典籍，因官方交往，文人饋贈，僧侶攜帶，商人販賣，流傳東亞諸國，散佈世界各地。

書籍賜贈，有時成了中國帝王權貴顯示身份的手段。比如，在宋代，朝鮮的使者到中國，要購買《九經》等書，就要得皇帝的恩准。一些大的著述，如《文苑英華》、《太平御覽》等，則作為皇帝恩典，賜予四方。^{〔註1〕}即便到清朝嘉慶年間，「氣寒西北何人劍，聲滿東南幾處簫」（龔自珍《秋心三首》之一），國勢已經衰落，大臣阮元給朝鮮學者贈送《學海堂經解》，還是

〔註1〕 北宋熙寧七年（1074）二月，「詔國子監許賣《九經》、子史諸書與高麗國使人。」見《續資治通鑒長編》卷二百五十，第6100頁。又賜贈《文苑英華》等，見《續資治通鑒長編》卷三百六十五，第8744頁。（北京：中華書局標點本，1995年）

一種居高臨下的姿態。〔註 2〕甚至列強堅船利炮，威逼到皇城根下的同治年間，皇帝仍以贈送書籍來裝點門面。同治皇帝贈給美國圖書館的 906 冊典籍。至今仍是美國國會圖書館的珍藏之物。面對這些，真不知是該引以為豪，還是當捫膺長嘯？

總而言之，漢文典籍，曾是世界上知識和信息傳播最有力的載體。精美的漢籍，成為那個時代人類文明的象徵之一。

中國的知識人，關注流傳到海外中國文獻，由來已久。早在北宋時代，歐陽修就有「徐福行時書未焚，逸書百篇今尚存。」之詠，或只是一種推測。〔註 3〕而明代外國傳教士帶回到中國的「古今形勝之圖」，則確實引起過先驅者們的關注。〔註 4〕編撰《四庫全書》的乾隆時期的大臣們，對日本留存古代經書文本「頗為詳備」，感到驚訝，因而山井鼎的書被收入《四庫全書》。〔註 5〕

真正開始重視域外的漢文典籍、加以介紹收集，那是要到 19 世紀中葉以後的事。打破鎖國，面向世界，涉足域外的官員、學者，如黎庶昌、傅雲龍、黃韜、姚文棟、黃遵憲、沈曾植、羅振玉、楊守敬、王國維等，都注意到了海外的漢文典籍。《古逸叢書》就是黎庶昌、楊守敬等人在這方面努力的結果。在當時學界產生了相當的影響。學者譽之曰：「收訪之勤，刊刻之精，紙墨之良，印刷之精，無不美備。」「海內士大夫得者，莫不驚為秘籍。」

〔註 6〕

海外收集佚書，和甲骨文的發現、敦煌文書的外流一起，構成了 19 世紀和 20 世紀之交，中國文化的巨大變遷的宏偉畫面，其背景則是硝煙戰火、血肉紛飛的慘痛洗練，是家國沉淪、民族危亡的悲憤呼號。《古逸叢書》就是在這樣一個中國歷史文化轉折點的產物。

〔註 2〕 見阮元給朝鮮學者權敦仁的文書。載日本《服部（字之吉）先生古稀祝賀紀念論文集》（富山房，1936 年）。

〔註 3〕 見歐陽修《日本刀歌》。關於此詩的作者，近代以來，有不同意見，日本的學者提出當是司馬光之作。楊守敬也贊同。王水照先生曾撰專文論述。容再考。

〔註 4〕 此圖存法國巴黎國立圖書館，關於此圖的情況，見日本榎一雄《論古今形勝之圖》，載《榎一雄著作集》第七卷，第 225~268 頁。（汲古書院，1994 年）

〔註 5〕 《四庫全書》經部，五經總義類《七經孟子考文補遺》條。

〔註 6〕 清陳矩《記遵義黎尊齋先生刊古逸叢書》，見《東遊文稿》，《靈峰草堂叢書》本。

《古逸叢書》問世之後，影響不小，用者不少，但是真正從文獻學的角度加以研究者，則不多見。鵬翔詳細調查了前人研究的業績。《導言》部分的概述，不僅網羅國內主要的論著，論文，而且還包括了海外的重要成果，可見研究的簡況，在此不贅。

論文主體部分，著重研究叢書的編輯形成和刊刻過程問題。

該文把《古逸叢書》編刊過程分爲「編」和「刊」兩個階段，在「編」的部分，又把叢書 26 種典籍的底本分爲兩大類：校正覆刻型和集字成書型。作者對「校正覆刻型」中最具有代表性的《爾雅》《易程傳》，「集字成書型」最具有代表性的《老子》，進行了具體細緻的研究，得出：《古逸叢書》的《爾雅》《易程傳》《老子》的底本，並非如原來學界所認爲的那樣、「是和原本一致的」新看法。

作者還對《爾雅》的版本源流，作了探討，也提出了新的見解。

在「刊」的部分，該文對《古逸叢書》現存的版片做了實物的調查，發現了挖改的實迹，並結合版本的調查，一方面爲前述「底本」部分的結論提供了實物的證據；同時，也對《古逸叢書》的刊印過程：既有合刊，又有單刊，還有多次印刷的情況，作了翔實的研究。

論文的附編，對《古逸叢書》究竟誰是主事者，進行了探討。這個問題在學術界有不同看法，也是《古逸叢書》研究中的重要問題，論文也提出了獨自的見解。可供有關研究者參考。因爲和版本研究這一論文的主題，不是同一範疇，故列在附編。並非不重要。

論文研究的對象明確，提出的論據確鑿，推理合乎邏輯，結論謹慎客觀，應該說是可信的。

鵬翔的研究方法，既有古典文獻研究傳統的版本校勘，也有面向現實的社會調查，尤其可貴的是對現存版片進行了調查研究，這在近年古典文獻版本研究中尚屬稀見。在研究的方法上，做出了新的探索。

綜上所述，可以說，無論在迄今爲止《古逸叢書》版本的研究中，還是在近年我國古典文獻的研究中，該論文都堪稱是一篇佳作。在所論及的範圍內，走到了研究的前沿。

鵬翔是個平實人，做的是平實的學問，寫的是平實的文字。在今天的社會上，寫平實的文字，做實事求是的學問，有時竟被不屑一顧。「平常」竟成了某些自負者鄙視他人的貶詞，彷彿非要裝腔作勢地聳人聽聞，方顯「不同

凡響」的「獨創性」，方有才華和價值，方能被賞識。殊不知，在學術領域，沒有根據的「奇特」，故弄玄虛的喬裝粉飾，有時正反映出作者的病態和內在的空虛。恰恰是腳踏實地的平實，包含著經得起錘打的內在實力和貨真價實的自信。所以，對鵬翔著述的平實，我感到欣慰。

此論文的出版，或可謂鵬翔在學術道路上又邁出了一步。在這個日益變動的社會上，學術和生活的道路，都不會總是一帆風順。路漫漫其修遠。世間當然有「天下事無不以不了了之」的灑脫。但在走上了學術研究道路之後，我的耳畔，不時會鳴響起前賢：「靡不有始，鮮克有終」的警示。故還是在此列出，期與鵬翔共戒、共勉。

是為序。

2013年7月於日本金澤卯辰山麓

時值三伏

序 二

陳正宏

二〇〇八年初春，復旦大學古籍整理研究所博士生招生考試已過，我所在的古典文獻學專業卻碰到了一件尷尬事，我們新設的「中國古籍的海外收藏與研究」方向，大概因為宣傳工作未到位，居然無一人報考。

在古文獻專業博士點內增設一個有關海外漢籍的研究方向，是時任古籍所所長的章培恆先生提出的一個頗有遠見的主張，為此他特地聘請了時在日本金澤大學任教的李慶教授兼任該方向的博士生導師。在此之前，我們也已經在古文獻的碩士生培養中做過多年的試點。如今在博士點上增設相關方向，我想章先生的用意，是要讓復旦古籍所擺脫一種相對狹隘的視野，預流正在逐步成為新顯學的海外漢籍研究，並為此培養具有復旦風格的後備力量吧。

我懷著忐忑不安的心情，去章先生家彙報中國古籍的海外收藏與研究方向未能招生的情況。當時章先生雖已身患癌症，但堅持工作，而且思路清晰，一如往常。章先生的意思，某個具體方向上今年是否能夠招收到合適的博士生，不是問題的關鍵，關鍵是要在古籍所博士生的培養過程中有意識地參與推進海外漢籍的整理與研究工作。以此商量的結果，是選擇一名本專業已經錄取的優秀博士生，由我和李慶先生合作指導，培養其從事有關海外漢籍的課題研究。當時選定的學生，就是本書的作者蔣鵬翔君。

蔣君來自湖南，勤奮刻苦而心地單純，屬於那種比較典型的書癡一類的學生。報考古文獻專業博士生面試時，他的認真與坦誠給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入學後不久，他就在李慶教授的指導下，選擇清末黎庶昌、楊守敬在日本編刊的《古逸叢書》作為博士論文選題。我則因為前此和《古逸叢書》的

版片有一段因緣，自然也十分贊同他從事這一課題的研究。

說到《古逸叢書》的版片，那又是另外一則故事。自二〇〇二年第一次赴日本訪問，在京都買到若干片日本刻本的書版運回國後，我對東亞漢籍雕版實物情有獨鍾。在海內外訪書的同時，到各處經眼了不少有意思的古籍雕版，也陸續收藏了一些可供教學用的中國及周邊國家古籍書版零片。這之後有一次特殊的機緣，得悉《古逸叢書》刻本的版片，有相當一部分還存世，就保留在揚州新建的中國雕版印刷博物館內。於是通過友人輾轉聯繫，在博物館負責人袁淮先生的熱情支持下，終於在某一天的下午，獲得許可，親手摸到了那來自東瀛、久聞大名且已歷經百年滄桑的片片雕版。此後我陪同日本著名的書志學家、慶應義塾大學斯道文庫的高橋智教授又去看過一次。高橋教授回國後專門撰文，向東瀛讀者介紹這一出自日本著名刻工木村嘉平等人之手的傑作。文章發表在日本《東方》雜誌上，其中說我對雕版研究「燃燒著異樣的熱情」，還附了我在揚州調查拍攝《古逸叢書》版片時的工作照。其實我當時已經知道，對如此重要又有如此龐大數量的《古逸叢書》雕版加以系統的研究，非我個人所能承擔，我這種走馬觀花式的調查無法做出令人信服的根本性的結論。而最合適的辦法，是介紹一位年輕的學者，來揚州雕版印刷博物館作更細緻的現場調查，如此方有可能撰寫出高質量的科學報告。因此若干年後蔣鵬翔君的出現及其選題，可以說是正好實現了我前此的願望和計劃。

但蔣君進入研究階段後的辛苦和曲折，超乎常人的想像。首先是面對兩位研究風格和領域均不盡相同又都個性頗強的導師，如何適應協調，頗為苦惱；其次是研究工作進展到中途，發現北京大學古文獻專業也有一位博士生在從事相同的課題，而且起步還早半年，是放棄還是繼續，不免糾結；再次是版片、實物版本的調查與文本的校勘，既需要花費大量的時間和精力，也需要一定的經濟支撐，如何安排措置，頗費思量。他不是一個習慣於傾訴的人，但在做學問上很有韌勁。許多時候，他似乎更喜歡用自己與眾不同的方式解決問題。所以常常會出現時而讓大家深感欣慰，時而又不免被脾氣急躁的我痛斥的結果。不過最後他還是順利地闖了過來。其間還曾東渡日本，在九州大學文學部做了一個月的短期訪問學者，近距離感受了那個製作《古逸叢書》的既熟悉而又別樣的世界——當然，這又得感謝靜永健教授的鼎力相助。

蔣君這篇博士論文的優點，我想不必由我來饒舌。李慶教授的序文，已經作了全面的闡述。我在指導過程中發揮的作用有限，除了介紹蔣君去揚州看《古逸叢書》版片，繼續我想做而無法做成的工作，餘下的就只有在和蔣君的反覆討論中，確定把《古逸叢書》的所謂「影刻」區分為兩種類型，並將之分別定名為「校正覆刻型」和「集字成書型」，僅此而已。

但蔣君這一成果的意義，卻是有必要再補充說幾句的。

《古逸叢書》嚴格而言並不能簡單地稱為海外漢籍，而應該是中國人在海外委託外方刊刻的漢文古籍。其之所以值得研究，也不僅是因為其所據底本中多有海外漢籍的身影，更重要的是因為作為一個特定的研究對象，它保存了一部叢書從版片到試印本、初印本、後印本等多個關鍵環節的實物與文本材料，可以為今日學界考察東亞漢文叢書的編刊和流播過程，復述出相對比較清晰的演化路徑，同時也為今人準確地理解前現代時期東亞漢籍的「影刻」，提供一份不可多得的全面的教材——所謂《古逸叢書》的底本可區分為校正覆刻型和集字成書型兩大類，也正是通過實證，說明《古逸叢書》一類的影刻古籍叢書，和今天一般理解的面目逼真、隻字不改，其實是兩回事。在求真與求善的兩難處境中，先人們更看重的，首先無疑是求善。因此「影刻」應該說是一種面影上求真和文本上求善的複合體。這恐怕也是到目前為止東亞各國的版本學（或者叫書志學）界對「翻刻」、「覆刻」、「影刻」等名詞術語難以獲得完全統一的界定的主要緣由吧。也正是在這點上，蔣鵬翔君的工作，超越了一般專書研究論著中常見的那種相對狹隘的格局，而由點及面，揭示出東亞漢籍的若干未曾被深度關注過的原生態的複雜面目，拓展了古典文獻學研究的範圍與視野。這是讓忝為導師之一的我最感欣慰的。

2013年8月31日於復旦雙寅樓



目次

序一（李慶）	1
序二（陳正宏）	5
導言	1
上編 《古逸叢書》底本考	15
第一章 校正覆刻型底本研究之一——以《爾雅》爲例	17
一、《爾雅》在《古逸叢書》中的地位	17
二、宋監本與古逸本的聯繫	19
三、宋監本與古逸本的差異	21
四、古逸本末葉的兩個問題	29
五、結 論	37
附：《爾雅》古逸本、宋監本、宋刻十行本校記	38
第二章 校正覆刻型底本研究之二——以《易程傳》爲例	55
一、《古逸叢書》本《易程傳》底本及其相關版本之調查	55
二、復旦本與古逸本底本屬於同一版本系統	57
三、復旦本刷印時間晚於古逸本底本	58
四、古逸本與復旦本之異同即古逸本與其底本之異同	58
五、古逸本與復旦本的五類不同	59
六、結 論	66
附：《易程傳》古逸本、元至正本校記	67
第三章 集字成書型底本研究——以《老子注》爲中心	81
一、古逸本《老子注》的版本	81
二、古逸本《老子注》的文本來歷	82
三、古逸本《老子注》的集字過程	86
四、古逸本《老子注》與《南華真經注疏》的比較	92
五、結 論	95
附：《老子注》古逸本、宇惠本、局本校記	96

下編 《古逸叢書》刻印考	105
第一章 版片研究——以揚州中國雕版印刷博物館所藏爲據	107
一、版片的來歷及現狀	107
二、版片的實物特徵	109
三、從版片看叢書的編纂過程	117
四、版片中包含的訪書刻書細節	124
五、版片磨損與印本面貌的關係	130
六、結 論	133
第二章 試印本研究——以《原本玉篇零卷》爲例	135
一、古逸本《原本玉篇零卷》之來歷	135
二、浙圖藏試印本的基本情況	138
三、校改凡例、校記內容及其價值	139
四、校勘者的身份	151
五、結 論	152
第三章 初後印本研究——以《爾雅》爲中心	155
一、文獻記載的刷印過程	156
二、古逸本《爾雅》的刷印次數	159
三、古逸本《爾雅》刷印效果的演變	169
四、正文與跋文的時間關係	172
五、附論《古逸叢書》的單行本與叢書本	175
六、結 論	183
附：古逸本《爾雅》初後印本磨損例證及數據	185
附編 《古逸叢書》主事者再考	203
一、黎楊二人訪求叢書底本的成績	203
二、黎庶昌東遊刻書考述	215
結 語	223
參考文獻	227
後 記	231